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郭佳杰 美术编辑 翁浩强

落座荷塘工位，敲击键盘发送最终版的项目方案，抬头望向窗外，欣赏满池荷叶。身边不再是同部门的同事，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新朋友。90后Cindy和95后子轩、王文很快适应了在金山漕泾镇的工作生活。随着上海首个数字游民国际村在金山区漕泾镇正式开村，他们成为首批12位数字游民，8月底入住国际村开启15天的体验生活。

边学习、边工作、边交友、边创业、边旅游、边旅居的理想生活让很多人向往，数字游民探寻另一种新生活，也给青年提供了主流选择之外的数字模式。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松弛的氛围加上优美的环境，数字游民国际村给年轻人带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郭容

荷塘边有工位，只工作不打卡 数字游民的生活你愿体验一下吗？

相遇 200多人中遴选12名数字“探路者”

位于金山区漕泾郊野公园内的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开村一周有余，走在核心区域水库村里，随处可见数字游民的痕迹，漕泾郊野公园游客接待中心有数字游民会客厅，藕遇公园深处备有荷塘“工位”，走过“在水一方”综合体，标有“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的白屋正加紧施工中，未来也将成为数字游民的工作交流场所。

刚到水库村的第一眼，90后独立市场咨询顾问Cindy就心生欢喜，身处自然的场域给人开阔、宁静之感。在水库村，水域面积占四成，70多个小岛星罗棋布于村中水系。数字游民们可在水上泛一叶扁舟，也可享受一池荷花莲叶温柔环抱……

Cindy经历丰富，毕业后的五年一直在互联网创业公司做市场营销，一路做到市场总监开始带团队后，却发现工作幸福感直线下降。“我才意识到，我不喜欢做管理。”于是她出国念了两年MBA，回国后开始做独立市场咨询顾问。

目前正好结束上一个项目的Cindy处于过渡期，在3~6个月内，她让自己看书充电，尝试做自媒体，更重要的是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价值，探索出新方向。于是，她成为了数字游民，8月初已在浙江杭州、安吉有过体验，金山漕泾是她的第三站。在这里，Cindy遇见各行各业的小伙伴，通过交流可以高效低成本地了解她想尝试的职业，“我也可以向他们学习相关技能，说不定能找到一起创业合伙的伙伴。”

抱着链接资源、认识新伙伴想法的还有95后子轩。作为情感咨询师，子轩以线上接个案访谈为主，工作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也是他成为数字游民的有利条件。

其实毕业后，子轩经历过公司打卡上班的生活，但他喜欢挑战，如果一件事做久了却看不到进步空间，他就想换个方式重新开始。近几年，北京、广州、成都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2018年和2023年，他还各经历一次创业，有坦途也遇坎坷。这次抱着换一种生活方式的初衷，子轩第一次成为数字游民。“这次小伙伴中，有剧本分析师、游乐园设计师、AI陪伴创业者等，一下能认识11位不同行业的小伙伴，十分值得。”他们中还有一位疗愈师，子轩也与她深聊过，“我想以国际村为基础，找到新方向。”

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是由原乡映客和漕泾镇联手打造、共同开发的项目，这也是国内首个全域全场景的数字游民示范社区。负责前期招募的原乡映客主理人如燕介绍，前期发布内测招募信息后，吸引了全网200多位数字游民报名。他们根据个人职业背景和经历，考虑行业多元化和平衡性做了筛选，最终选出了首批12名。第一批结束内测后，还有第二批数字游民将加入。

工作 摆脱忙碌，工作节奏自己说了算

翻看15天的内测安排，探索Country Walk路线、社区建设研讨会、去为老服务中心赢得爷爷奶奶的欢心、自由舞会、烧烤局……活动丰富，社交氛围宽松，生活节奏慢了下来。主理人如燕表示，社区需要培育活动，展示文化调性，所以内测期间他们会发起活动，也和数字游民共创活动，“青年来到国际村，不仅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要与在地的文化产业有深入交集，助力乡村振兴。”

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好奇星球工位的会议室里，数字游民王文将个人罕见病分享会当成他当天最重要的工作。“我所得病的名字叫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大家常听完我的分享，也记不住这名字。”会议室里，七八位数字游民或斜靠在沙发上，或打开电脑坐在桌前，一起听属于王文的故事。

2012年，王文发现身体出了问题，经历4次手术，直到2018年才确诊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这种罕见病发病率为两万分之一，目前没有任何治疗方法。他大方展示了自己纤细的手臂，几乎没有肌肉，拿不动东西。

此前，王文在一家社会公益机构工作，服务于罕见病群体，他试着找到更多患者，联络医生药企，做政策社会倡导和推动，也经常办各种公益活动。此外，王文也热衷于去慈善音乐会、论坛表演、分享，试着和朋友去当探店博主，当播客，也参与宣传片、电影短片、纪录片的拍摄，未来也想结合纪录片举办个人线下分享会。

当数字游民，王文不是第一次。他曾在浙江安吉当了半年数字游民，两栋楼里包含了住宿、健身房、共享餐厅、厨房、办公位等。但待久了也让他感到局促，他想探索广阔土地，漕泾正适合他。

与此同时，95后子轩带着笔记本电脑，步履轻快地走在水库村藕遇公园的栈道上，他这次选择了公园内尚品书院一楼的荷塘工位，只要点一杯饮品，他就能使用窗边的沙发和圆桌。子轩打开笔记本电脑，花了一上午敲定了最终版项目方案，并与情感咨询的新个案做了初步沟通。合上电脑，他透过落地窗看到藕遇公园的满池荷叶，清新的绿色让他深吸一口气，“这两年我越来越喜欢户外，在这里没有公司格子间的压抑，开阔的视野更能激发灵感。”

荷塘工位是数字游民国际村规划推出的“十大类最美工位”之一，其余还有长堰路的林下工位、草坪上的飞屋工位、水库中心河的漂流船工位等，工位的租赁费各不相同，供游民们在其中办公、学习、社交。

○ 什么是数字游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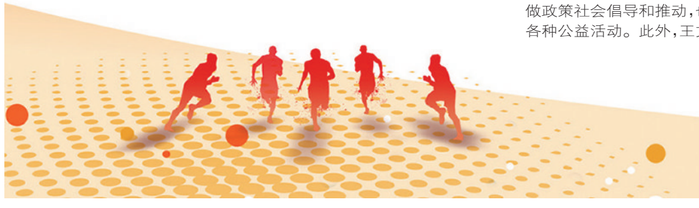
这是一群依靠互联网完成工作和创收，而不受工作地点、时间束缚的人。近年来，中国的数字游民群体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在浙江、河南、江西等地都创建了不同规模的数字游民空间，青年群体是主力军。

数字游民靠数字技术打破地域界限，跨越传统生活与工作的边界，在工作的同时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自在。

○ 为什么要建数字游民村？

“数字游民这一新力量、新群体的到来，不仅可以解决美丽乡村‘人从哪里来’的痛点问题，盘活闲置农宅、带动乡村就业，还可以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乡村落地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漕泾镇党委书记王咏梅表示，漕泾也想以青年发展型城市试点为契机，以青年友好型国际社区为目标，打造具有“乡村形、都市芯、文化魂、国际范”的中国首个全域全场景数字游民生活示范区，欢迎全球的数字游民前来。

数字游民们自发举行的分享会。



认可 在数字游民国际村里找到融入感

被认可，有融入感，是数字游民提到最多的关键词。作为一名罕见病患者，王文深有体会。他坦言，在公益机构上了三年班，之前也尝试过其他工作，那时候朋友并不多，而成为数字游民，能快速认识各行各业的朋友，大家的经历、资源都不同，也愿意聆听他的故事，了解他的生活和感受。“如果我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不仅要租房，也不可能一下子认识10位朋友。”

对数字游民，有些人比较在意“游”的概念，隔段时间换一个地方的游历，但王文更看重“民”，“如今的时代，就是数字化的链接，人与人的链接，人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几次体验，我更信任数字游民的概念和方式，对特殊人群而言，国际村可以成为进入社会前的缓冲场域。”

王文目前正在建立罕见病患者个人IP，打造个人患者数字品牌。他希望以自己为代表，借助数字游民的力量与优势，持续为少数人群发声，帮助更多少数人群建立自信，也鼓励他们走出来，科普疾病，消除大众对特殊人群的误解。“有机会我就多唱一首歌，多写一首词，多拍一条片子，多接受一次采访，多参与一次活动，那就多一次呼吁和发声。未来也希望数字游民这样的模式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子轩有段时间也一直产生自我怀疑，总是在换城市工作、生活，这样正常吗？直到他在国际村遇到了相似经历的数字游民，他们都是一群好奇多样生活方式、喜欢自我探索的人，通过不断交流、分享，子轩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问题。而在这认识了新朋友王文，让他对罕见病群体有了新认识，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一般人都不同，“大家用吸管喝水是一种方便，但对罕见病人群来说，能用吸管喝水是一种幸福。这对我冲击很大，我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他们而言还挺难的。”在这里，子轩感受到了很大的包容性和认可度。

而参与走进为老服务中心的在地活动后，让Cindy产生了很强的融入感。一群年轻的数字游民参观金山区的为老服务设施，了解老人的日常生活，甚至他们还和老人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喜欢的活动。他们发现，老人的体力有限，与这些“新村民”也有沟通障碍，数字游民想为老人们设计活动，会考虑减少体力支出，也可少表达，“比如绘画、捏泥巴等，可以让老人动动手指，也感受到乐趣。”

生活 “河景房”视野，早餐可共享

“长岛31餐厅什么时候再开张？”中午，几位数字游民闲聊时，Cindy常被其他人问起。入住国际村没几天，她就多了长岛31号餐厅老板娘的头衔。Cindy和其他三位数字游民选择了乡村联排别墅民居，一楼有大客厅，还配有厨具齐全的大厨房。Cindy有留学经验，那时侯锻炼了自己的厨艺。她入住国际村后，早上做三明治，晚上烧家常菜，大家对她的番茄鸡蛋面、可乐鸡翅都赞不绝口。“我一旦想做第二天的早餐，前一晚就会在群里发接龙链接，限定6份，大家一起分享。”

那栋民宿住了4位数字游民，大家很快熟络起来。Cindy的房间被她戏称为“河景房”，10多平方米的房间配有衣柜、书桌、床，透过窗户能看到沿路的绿植，对面有一方河塘。

“目前国际村首期工程建设已顺利完成，为数字游民提供从住宿、餐饮到健身、娱乐的全方位生活配套服务。”作为数字游民专班负责人，漕泾镇团委书记钮沈超介绍，漕泾前期在国际村的硬件设备上有大量的投入，“特别是民宿方面，充分利用起村民的宅基房，我们目前洽谈了16间房，洗漱、布置等标准化配置，一间房一个月的价格在800~1000元，供数字游民选择。”

为了方便数字游民工作，漕泾镇联合中国电信加强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际村范围内网络全覆盖，为数字游民提供一流优质的网络交互体验，接下来会考虑拓展户外特色工位，“可能会增加树屋工位，树屋里配四五个工位，配上充电等设施，私密性强，也适合开一些远程会议。”钮沈超说。

未来 可设青年夜校，可助力乡村振兴

团金山区委也关注到数字游民这一青年群体。金山区正在推进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也需要服务好青年数字游民。团区委书记王民民说了三个关键词——有温度、有意思、有价值。他表示，将用好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倾听数字游民们的需求，提升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随着国际村开村，需要有意思的活动激发活力。王民民说，团区委可以链接最前沿、最潮玩、最有趣的体验和活动，“比如把草地露营、围炉烤火、集体踏青、骑行跑步等青年活动送进数字游民国际村，也可以开设中医养身、非遗体验、民乐演奏、西点烘焙等青年夜校课程，促进数字游民间的互相交流。”

数字游民村是链接青年与乡村的桥梁和窗口，他们的到来可为乡村带来更大价值。王民民说，数字游民发挥专业技术特长，团区委可帮忙对接高校、科研院所、青年企业家协会等开展产业合作，孵化扶持一批“小而精”的数字游民产业项目。同时也可以引导他们参与解决乡村规划、综合为老、童心陪伴等基层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让他们各展其才，推动数字游民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彼此成就。

[专家解读]

可以“游”也可以“留”

是什么催生了数字游民新群体？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会轮值会长郑长忠从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从生产力和组织方式的角度来说，随着数字技术出现、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工作方式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由原来高度组织化、聚集性转向了网络的组织化、聚集性。从职业特点来说，很多职业可以通过网络空间聚集，在线开展工作，对物理空间的刚性需求降低。从个人诉求来说，有人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不喜欢在高密集、组织化的空间里生活。“三个前提下，加上不少人羡慕‘诗和远方’，追求自由，催生了数字游民这一群体。这也表明，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工作业态和新的生活形态相结合的趋势正在不断发展。”

郑长忠建议，想要尝试的青年可以根据自身职业特点和技术所长，在有兴趣的前提下加入，让数字游民成为阶段性的生活，但谨慎选择长期“游”。“人还是需要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不断游历改变的不过是生活环境，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路径。”

对区域发展来说，如何避免数字游民村变为另一种形式的青年旅社？郑长忠表示，对个体而言，数字游民是“游动”的，但他们的更迭会不断带来新血液、新观念、新想法，区域要善于从中看到趋势和创新点。他指出，新工作业态已经产生，新生活形态正在发展，区域地方也要产生新的人才使用模态，构建新的营商生态，“如果发现数字游民带来可孵化的项目，个人对金山乡村充满感情，就要引领他们参与乡村治理和地方发展，数字游民可以‘游’也可以‘留’，关键要对数字游民的特点和机理做多维度深入分析。”